

《梦华录》：掉进了大数据的陷阱

盐水瓶

《梦华录》收官，评分从最高时的8.8下滑至8.3，口碑也从最初的交口称赞变成争议不断。

与此同时，它的播出却意外地带火了一部20年前的旧作《爱情宝典》。差不多半个月的工夫，《爱情宝典》的评分从8.1涨到了9.0。

今天补看《爱情宝典》的人，大概率会同意：这实在是一部被名字耽误了的好剧。编剧邵静之花了一年时间，从元明杂剧和明清话本小说里找出五个故事进行改编，以单元剧的形式铺排成了26集的电视剧。

而第一个故事，就是《救风尘》。这也是网友将其与《梦华录》相比较的原因。不过，比起40集的《梦华录》只是把《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作为三姐妹携手闯东京的前情之一，六集的《救风尘》在故事情节上更加围绕原著展开：赵盼儿与宋引章同为风尘女子，引章遇人不淑，被周舍骗婚之后惨遭虐待，盼儿施计将其救出，引章后与一直爱慕自己的安秀才喜结良缘。

关汉卿笔下这个女性互助的故事，今天来看仍然有着强烈的现代性。而《梦华录》虽然标榜为“女性励志故事”，但其实志不在此。不然我们不会看到男女主人公那些被爱情袭击的瞬间在屏幕上被无数次放大，如同起搏器一样奋力



还是要感谢《梦华录》，即便它完全背弃《救风尘》的精气神，但“赵盼儿”这个名字，把关汉卿带进大众的视野，是时候了解一下在《窦娥冤》之外，关汉卿写过的那些爆发着生命力的大女主们。

玩世不恭的铁汉子，写出了妇女们的志气

田汉写《关汉卿》时，请教了历史学家翦伯赞。翦伯赞提醒他，关汉卿是“郎君班头”，和那时大都的名女优们来往是少不了的，关于元代女优们的记载，多收录在《青楼集》里。就着这个议题，两人讨论了一番关汉卿究竟是什么人。翦伯赞认为，关汉卿固然是写《窦娥冤》为民请命的斗士，也有风流的一面，他与女演员们厮混，流连于风月场，不然写不出这般浪荡词：“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而田汉觉得，关汉卿即便有过攀花折柳的私生活，但他一定不是混账的品花能手，否则他写不了《救风尘》《谢天香》和《金钱池》，他同情欢场女子们的遭遇，痛恨把她们当作交易品的男人们和任意拨弄女子命运的大环境，他的戏，本质的、主要的还是写沦落底层泥淖的妇女仍拥有自由的意志和反抗的志气。

历史学家和剧作家虽有分歧，更多是共识，他们隔着700多年的时空想象，一个玩世不恭的铁汉子把鲜活的生命体验嵌入了唱词，他留下的18种

风月场汴梁女子图鉴

《救风尘》的全名是《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赵盼儿和宋引章都是风月场里的红人，这戏开场即高潮，登台无一善男信女。周舍是风月老手，“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把当红歌妓宋引章哄得死心塌地。宋引章舍了旧爱安秀才，归根结底是嫌对方穷，她对赵盼儿说，要是嫁了安秀才，只怕夫妻俩要上街唱莲花落要饭。赵盼儿苦劝宋引章，她们这样的职业女性但凡放弃事业，注定变得不幸，怀着三从四德良人梦的，莫不是换来一生孤眠空泪垂。她看穿了周舍对宋引章伏低做小是“得不到的还在骚动”，挑明了“能做丈夫的男人们都不解风情，会大献殷勤的子弟都不是丈夫人选。”赵盼儿和宋引章，各有各的钻营心思，言谈露骨泼辣，活脱脱是那个年代的汴梁女子图鉴。

宋引章以为自己是受了命运眷顾的，然而果真如赵盼儿预料，周舍娶到宋引章，就嫌她出身下贱，行为放荡，不懂持家，嫌弃之下便觉自己折了面子，吃了大亏，对她动辄拳打脚踢。赵盼儿收到宋引章的求救信，非常之人用非常办法，所谓风月救风尘，她勾引周舍移情于她，“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又舔不着，吃又吃不

但这样的设定，不完全像很多人批评的那样，是出于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富人认同的价值观，或对庸俗成功学的标榜，它首先更是感动观众的叙事需要。正如《御赐小仵作》中，如果萧瑾瑜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捕快，楚楚拒绝他表白行为就无法被解读为“清醒正确的爱情观”；如果顾千帆和《救风尘》里的男主一样不过是个穷秀才，编剧就没有办法让赵盼儿一边对三娘说“我可能有点喜欢他”，一边因为感到身份差距而难过地流下泪来——要知道，这片段剪出来可是戳了多少观众的心肝啊！类似的意图，还表现在让观众感到不适的赵盼儿对于“乐伎”这一身份的自轻自贱和急于摆脱上。一边说着女性互助，一边却不能给予被压迫与被损害的底层女性以理解之同情，自然是分裂的，但创作者这样安排的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展现赵盼儿在心爱之人面前既志忑又倔强的模样，让观众和男主一起对她更添怜爱，然后因为这种情感羁绊跟着剧情一路追下去。

其次，和三姐妹携手闯东京一样，男主人公有势的身份设定，也是“女性励志故事”的需要——男主是高官，才能写女主不愿攀附权贵的戏码不是吗？很多人把这看作是该剧在价值观上的分裂，或者说，是从根本上暴露了创作者在价值观上的保守乃至退步，然而，对于一部面向市场的网剧而言，这样的审视可能属于“想多了”。它更多是一种自以为精准把握了受众趣味然后定向投喂的结果：势均力敌双向奔赴的爱情也好，木棉花而不是凌霄花般的独立女性人设也罢，全都奔着要打主流观众的七寸而去。

《梦华录》这么想讨好观众，为什么却引发了观众的不满？问题也许就在于，它太想讨好观众了。而这也是大数据给今天的影视剧创作制造的陷阱。事实上，文艺作品的大众化和市场化，本身就意味着对受众需求的揣摩。早在19世纪，美国的图书出版商就尝试了各种办法，以期在出版社和读者之间建立起永久的沟通渠道，但那时他们能够做到的极限，也就是发行专门的杂志或者通讯，然后根据读者所给予的反馈信息和订购单来进行一种所谓“半计划”的出版。

如今，大数据使这一切变得轻而易举，出品方因此能够精准地针对受众的消费偏好来进行生产。所谓“黄金七分钟”“生死前三集”“三分钟一个包袱七分钟一个高潮40分钟一个反转”等等，就是大数据给出的收视率“法则”。然而，且不说把赢得收视率作为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尺度是否背离了艺术创作的初衷，仅就大数据本身而言也是暗藏陷阱。

首先，大数据描绘出的观众画像是如此庞杂，如果创作一味被其引领，很多时候导致的结果未必是精准，反而有可



能是失焦。比如此前“大数据剧集”鼻祖网飞推出的美剧《艾米丽在巴黎》，就根据大数据一股脑塞进了帅气男主、女性主义、异国风情、时尚圈、玛丽苏等众多元素，结果遭致大量批评，有网友评价说“可真是标准的netflix算法搞出来的剧，说剧本是程序员写的我都信”。

大数据引领创作的另一个问题是，跟善变的人心相比，创作永远是滞后的。你以为赶上了潮流，其实是刻舟求剑。最典型的例子是这两年的古装仙侠剧，从《遇龙》《千古玦尘》《镜·双城》到



▲▲《梦华录》的男主角，是《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没有的顾千帆。同时编剧又围绕顾千帆的身世增加了父亲萧钦言和母亲长辈齐牧等角色，均是位高权重。本版配图均为电视剧《梦华录》剧照

《且试天下》，无一不遵循着大数据给出的大IP+高成本+当红男女艺人的公式，却没能复制此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成功。

这一次，《梦华录》同样是遭遇了大数据陷阱。它让观众感受到的种种分裂和别扭，都是因为大想炮制观众想看的“顾（顾千帆）盼（赵盼儿）生辉”，结果顾此失彼，打断了逻辑和价值观的统一链。这种断裂，也许当该剧于去年2月开拍的时候还不是问题，谁能想到放在今天观众的眼里，就哪哪都成了

刺呢？

毋庸置疑，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影视剧不仅是作品也是产品，有着更加鲜明的商业化属性，需要面向市场，揣摩大众口味，其创作生产已经不可能离开大数据。然而包括《梦华录》在内，太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过度依赖大数据并不能让生产者真正贴近大众，反而会导致市场嗅觉的失灵。市场在哪里？在对时代与社会心理的回应里，在对未知需求的发掘里，而这些，都是大数据不可能完全告诉你的。

俏冤家，一半儿难当一半儿要

关汉卿写过的风俗喜剧和大女主

柳青

出场，在这出戏里，他要假唱红脸给不长进的柳永纠偏人生方向。钱大尹是柳永的忘年交，他到任开封府时，恰逢柳永流连花魁娘子谢天香，误了进京赶考。钱大尹痛斥柳永耽误前程，把他驱至京城，为了断他念想，他设计寻谢天香的错处，想借机治她的罪，有了案底的风尘女子将不能脱籍，也就不可能嫁与柳永。不料谢天香是有文采且通音律的聪敏姑娘，躲过钱大尹的陷阱。钱大尹调整策略，把谢天香收作妾室，关进后花园。三年后，钱大尹认为谢天香已经消磨了歌妓的轻浮性情，柳永也考取了功名，便安排宴席，假意试探两人是否旧情难忘，实则安排他们再续前缘，老先生煞费苦心，“上三年培养牡丹花，付于银钁白面郎。”

谢天香是有主见的姑娘，她业务顶尖，是教坊里的大姐，她认准和柳永有共同语言，谋划着借他助力脱去贱籍，从此做个自由人。可遇上了冷心冷面、心思莫测的钱大尹，谢天香陷入进退两难的矛盾情态。钱大尹认定她对柳永心思不纯，她七分惧怕三分真话，承认了自己想嫁柳永是为了离开教坊。钱大尹要收她做妾，她并不因此欢喜，认真推辞，她说：“您这样的大儒是架海紫金梁，何必错爱我这临路金丝柳。”其实她的目标不是从良，更不求富贵，她指望的是自在，钱大尹提供给她的选项，在她看来是“出了樊笼入了筐”，从一个笼子到另一个罢了。被关入后花园，她虽不能忘情柳永，但更烦恼小院春深寂寞锁芳心，恨钱大尹让她做有名无实的“小夫人”。她以侍妾的身份陪钱大尹会客，那想到贵客是考取功名的柳永，

久别重逢，她却“长恨此身非吾有”，暗自神伤。观众知道“好事多磨”，但当事人当局者迷，困在重重的误会和猜度中，受着爱别离和求不得的煎熬，这认知的不对等和落差便制造了没完没了的喜悦。

一个弱女子辗转猜疑，烦恼悲啼时，她惧着名义上的老丈夫又念着不可见的年轻郎时，勾栏里想必爆发了此起彼伏的笑声。而这风俗喜剧的内核是悲凉的。谢天香对柳永，没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纯情浪漫，她也不是情比金坚的贞烈女子，她漂亮，聪明，但也俗气，心思活络，在她身上，关汉卿写尽了男权社会里女性毫无可选项的无奈，她们求不得的不是爱情，而是自由。

所有的爱情游戏都是理智与情感交织的悲喜剧

比起《救风尘》和《谢天香》，同是讲风月女子爱情离合的喜剧《金钱池》，底色更晦暗。

关汉卿写过一首《甜水令》，“佳人有意郎君俏，郎君没钞莺花恼。如今等惜花人弄巧，指不过美话儿排，虚科儿套，实心儿少。”在亲密关系里，哪有不死不休的爱，倒有没完没了的金钱纠葛和无休无止的心思猜忌。《金钱池》开场便是赤裸裸的金钱计较。杜蕊娘的母亲得意于“不纺丝麻不种田，一生衣饭靠皇天。”而杜蕊娘恨极自己的生意是

“不义之门”，全凭“恶，劣，乖，毒，狠”。杜蕊娘有慈悲心，也看得明白，这看似无本的生意消耗的是她短暂的青春，还有脆弱的良心。这可能是戏剧史上最荒唐也最残忍的母女对白，年轻姑娘可以待价被沽时，她的至亲竟成凶狠的债权人。

关汉卿喜剧里的小生总是靠不住。《救风尘》的安秀才依赖赵盼儿帮他追回老婆，《望江亭》的白士中全仗娇妻谭记儿智斗权贵杨衙内，《谢天香》的情郎柳永被钱大尹赶到京城就杳无音讯。《金钱池》的韩辅臣无能更添傲娇，他因没钱遭蕊娘母亲驱赶，赌气大半月不见蕊娘，再相见时，不仅不体恤姑娘一颗心没着落，只顾试探计较红粉是否变了初心。

即便这是个不能免于类型套路的爱情喜剧，杜蕊娘仍然和后来的明清传奇里受难的姑娘们是不同的。她把内心的激情化为独立的意志和行动，在不自由的命运里一次次作出自由的抉择。她的爱情是理智与情感无法拆分的悲喜剧，她的爱人“心不志诚，到底杂情”，她无法克制地爱他，但她也反复无常的痛苦中，把持着内心的尊严和骄傲。

关汉卿写这些与风月场有关的风俗喜剧，带着烈火滚油的烟火气，他无所顾忌，但毫无猥亵冒犯。他不屑于写没有瑕疵的纯爱，也不写纯真的圣女，他不忘俾写世俗看来有污点的人和纯粹的关系。他笔下的人 and 情，总是“一半儿难当一半儿要，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一半儿温的一半儿寒，一半儿真实一半儿假”，他用天才的仔细和精确，写出了人性中黑洞般的含混。